

岳少鹏／著

机关干部

机关干部：敛财，贪色，甘受驱遣
商 尘 女：美艳，聪慧，与狼共舞

商
尘
女

人民出版社

机 关 干 部

商尘女

岳少鹏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尘女/岳少鹏 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2.5

ISBN 7-228-07164-6

I. 商… II. 岳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1910 号

责任编辑:贺 灵

责任校对:小 江

封面设计:羊继平

商尘女

(机关干部)

岳少鹏 著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 编 830001

印 刷 四川滨江印刷厂
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3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0001—13000

ISBN 7-228-07164-6/I·2589

定价:23.80 元

文小凤 小县城的美女。她不甘地域束缚，充分利用女人的先天优势降龙伏虎、斩关夺将、俘获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为她所用，搅得家庭生离死别，搅得商海浊浪翻滚；她敢说非常之话，敢作非常之事，令须眉男丈不敢望其项背，最后成了发横财暴富的女强人。

文廷易 大学毕业任党政干部，官至市委组织部处长。因桃色风波和强抢父尸运回家乡土葬而断了官场前程，愤而下海经商。他与文小凤最先发生肉体关系，在心灰意冷尤需得到异性温存之时，文小凤的床第却让另一位西北猛男占据了。他在醋意大发，妒劲横生之际，却又割舍不开文小凤摄人心魄的肉体、更指望利用小凤带来的钱财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便一直和小凤保持着若即若离，斩不断、理还乱的微妙关系。在当了大珠宝商之后，被小凤施出的一个又一个毒计整得焦头烂额，决心从此和小凤脱离关系。却又在国际大酒店被文小凤再次俘入怀中，重温鸳鸯旧梦，然后甘冒风险，为小凤一夜暴富当了下家。

杨风 煤城市财政局副局长。其妻子秦杏花身体瘦弱，患有

先天性性冷淡和子宫瘤，最怕过性生活。杨风高大威猛，体魄强壮，性欲旺盛，却长期得不到宣泄。在接到文小凤的美人帖之后，立即赴约，从此鸟出囚笼，鱼游渚水，和文小凤一见，猛男靓女，干柴烈火，更如滔天之势。把理智淹没，把灵魂焚毁，只剩下了男欢女爱，七情六欲。

宋志召年轻时是一个拉架子车的车夫，改革开放后因为机遇好，脑子活，当了黄金珠宝店的老板。他老婆因为集体企业倒闭，无班可上，既没有站柜台卖珠宝的容颜，又没有作财会当管家的文化，终日无可事事，迷上了气功，后来又皈依佛门。宋志召独身闯荡商海，外面的灯红酒绿，花花世界和家庭的清冷寡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宋志召终于在招营业小姐时觅到了红颜知己，白嫩清秀的宋美姣。从此将她带在身边，演绎了一场又一场艳情剧，却始终最终攻不破美姣最后的防线。而美姣却在深圳被铂金首饰厂的大老板灌得烂醉如泥。当深圳老板要美姣陪夜时，宋志召拍桌而怒，严词拒绝。宋志召虽损失了一笔大生意，却最后彻底得到了美姣。美姣有了身孕威胁宋志召明媒正娶她。宋志召定下毒计，假意送老婆去山里烧香，将其推下悬崖，又买通牧羊人作证她是自己跌下去的。遂了和美姣的鸳鸯梦。新婚之夜，却被宋志召前妻的儿子冲进洞房，趁宋志召和美姣泡在浴缸之际，将新房砸得粉碎，而后悲鸣出走。美姣痛哭流涕，逼着宋志召说出实情，却又暗中给他录了音，从此，宋志召杀人灭口的罪证就紧紧攥在了美姣手里。

妙龄少女文小凤美丽绝伦,虽然出生于山区小县,却不甘地域束缚,一心要闯进大世界。她利用报纸和媒体大量搜集信息,将自己迷人的玉照印在名片上,以合作经商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广撒美人帖,招来天下各地猛男阔佬。一时间,小凤身旁蜂狂蝶乱、尘烟滚滚。

蜀滨市委组织部下属的兴蜀公司经理、经干处处长文廷易近水楼台先得月,昼夜兼程赶去和文小凤见面。小县城的美女遭遇都市来的大官,两人很快就如胶似漆,难解难分了。文廷易以生意名义把文小凤带回家,向妻子汪玉芸谎称是本家堂妹。那夜,汪玉芸患重感冒从昏迷中醒来,却见丈夫和堂妹正在翻云覆雨。

文廷易无颜又无趣,只好和文小凤出外。文小凤却接到了被她美人帖召来的另一路商界英雄:山西煤城市财政局副局长杨风的电话,他押送了近百万的货近日来川。文小凤为迎接这位大财神,托词甩了文廷易。文廷易踽踽独行返家,继续受到妻子冷遇,快快不乐地去了高原地矿参观黄金钻石宝藏。

文廷易在农村的老父旧病犯了,进城医治,汪玉芸虽气丈夫,

却对公公极尽孝顺，一晃半月，文廷易还不回家，汪玉芸心中万般委屈，忍不住到组织部找求部长探听丈夫消息，无意中说漏了嘴，从此断送了文廷易的仕途前程。

文廷易回川时，父亲已濒临死亡，坚决不愿火葬，文廷易只好将他背出医院连夜送回老家土葬。

文小凤仗恃文廷易和全市各厂矿企业都熟，向杨风夸下海口保证货到即销，回收现款。却因文廷易去了外省杳无音讯，文小凤病急乱投医，撞上了一家作跳楼生意的骗子公司。为催货款在饭店打得头破血流，人仰马翻，文小凤和杨风双双被拘留。幸被文廷易托关系将她们解救出来。又通过组织向跳楼公司的主管部门施加压力，催逼货款，却因那家公司在商界结怨太多，总经理被绑架到陕西。实在拿不出现款，只好以一批假名酒抵押。文小凤明知这一两百万的名酒都是假货，但被利益所趋，反帮着劝杨风接手。这期间，她和杨风同床共枕，早已有了身孕。杨风的岳丈，省财政厅副厅长兼技改处长秦大山多次电令杨风回煤城，因为杨风的妻子秦杏花患了子宫瘤，必须开刀做手术。

杨风接了假酒以后，文小凤向跳楼公司的总经理索要先前许诺的好处费，却被其用麻醉药迷倒后肆意蹂躏。

在秦大山的斡旋下，杨风将几百箱假名酒卖给了采煤公司给职工发年货，多余的货款又发了一个专列的焦炭给杨风。文小凤却将这批货款让文廷易截留下来，开了黄金珠宝公司。杨风再次沦陷了货款，却又跌进小凤的温柔乡中不能自拔。他发往煤城的假名酒败露，岳父以此要挟，勒令他返回煤城，给杏花开刀切除子宫瘤。

隆冬某夜，杨风梦见小凤生了孩子，血流遍野。从此对小凤揪

心挂肠，再次伺机赴川，几经辗转寻到文小凤老家，只见到了小凤的老母和襁褓中的60天幼女雪儿。而小凤耐不住寂寞，已回蜀滨市去了，和杨风失之交臂。杨风摸出仅有的钱放在女儿怀里，咒骂文小凤心肠狠毒，抛弃幼女，从此对小凤心灰意冷，连夜返回煤城。

文廷易因为妻子汪玉芸到组织部求部长处告状，加之在医院强抢老父尸体回家土葬，被撤去处长、总经理职务、取消某县副县长候选人资格，下到土产果品公司当了副经理。文廷易留职停薪愤而下海，租了商业大厦的门面开黄金珠宝公司。

商业大厦原本是一家集体小店，因为城市改造拆迁时政府用土地补偿损失，它的经理章长志在一次街头斗殴事件中拔刀相助弱者，巧遇从南方来此淘金避祸的金融世家子弟陈翔。陈翔熟谙中国金融体制弊端，给章长志出谋划策，大肆拉拢、迷惑金融官员，重复抵押，在多家银行贷出巨款。章长志把一家小店发展成了一幢巍峨耸立的商业大厦，而他自己也拥有了名车美女，还成了改革的英雄、名人。陈翔也捞得脑满肠肥。在两年辉煌即将过去时，陈翔如黄鹤般御风飞去，杳然而逝，再无踪影。章长志在商业大楼即将破产之际，反而升了官，留下了负债累累的烂摊子。

文廷易在商业大厦辉煌的时期，一年赚了一个新店，三家分店开张时，他已有千万资产。文小凤当初用杨风的货款帮助他开了张，现在要求分股，文廷易却坚持自己是借帐还钱。

文小凤决心向文廷易报仇雪恨，她们利用喝酒、打牌、跳舞攻垮了文廷易的客户：高原地矿西南片区的销售经理。经理把她带回总部介绍给总经理。文小凤立即绕过经理贴上了总经理，在天高地远的草原上，在云朵般的羊群里，她以特有的女人魅力和对性文化

的悟性让总经理顷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文小凤摇身一变成了高原地矿在西南的黄金珠宝总代理。

文廷易被挤兑得无可奈何，愤而远走香港、赴深圳，转营铂金首饰，生意仍然十分红火。

文小凤终因不耐吃苦，不擅管理，又想一夜暴富，于是，定下了巨额首饰被盗的毒计，暗中将大批名贵珠宝、钻石低价卖给文廷易，制造出保安醉酒误事的假现场让警察破案，又暗中帮助保安隐匿他乡。最终将地矿的总经理拉下水，抛家别子和她双飞双栖逃遁她的老家……

最令文小凤得意的是她的姿色。

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,特别是那几个政府官员,竟无一例外、争先恐后成为供她驱使的棋子。这不,市委组织部下属单位的经干处长文廷易就被她给俘虏了。文廷易一时抱得美人,哪里舍弃得下,寻思着要把她带回家,多多地美上几回。文廷易正寻思着,文小凤突然发话了:“大哥,你今晚得好好陪我。”

“可是,我今晚得回去”文廷易假装有些为难。

“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”

文廷易假装被吓了一大跳,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望着文小凤:“你的胆子不小!”文小凤道:“怕什么?我不是你的本家堂妹么?我不相信她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会把我赶出你的家门!”文廷易一想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于是便带上文小凤上他家去了。

半夜三更里,汪玉芸从昏睡中醒来要水喝,床上却不见了丈夫。她不觉大吃一惊,更感到喉咙里干涩得冒火,身上燥热得发烧。她掀开被子,勉强睁一下眼睛,夜的黑暗便向她逼来。

丈夫会到哪里去呢?上卫生间么,他怎么没有开床头灯?

恰巧壁钟响了,报时“现在是凌晨两点。”汪玉芸陡然清醒:莫非……

她不堪往下想,摸索着按亮床头灯。以往感觉柔和的灯光此时分外刺眼,她好不容易才适应下来,费力地坐起身,倚靠在床头。

床头柜上的水杯盛满了水,但却没有了一丝热气,暖水瓶就放在床边。

她端起水杯,手有点抖索,呷了一口,凉冰冰的,她本有不喝冷开水的习惯。但此时却顾不得许多了,仰头“咕嘟咕嘟”地喝下肚里,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。昨夜的事情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。她这几天本来受了风,昨天下午陪同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视察全城的公厕。天老爷突降大雨,所有临时收集的雨伞都撑给领导了。她们环卫处的陪同干部都被淋成了落汤鸡,伤风还没好的她就更加雪上加霜。回到家里烧得火炭般烫手,吃了药躺在床上,还说起了胡言乱语。丈夫文廷易是几时回来的?她只模糊记得他回来时天已漆黑了。是他开的灯,他带着满嘴酒气问她怎么越发病得厉害了,摸她的额头。他的背后站着他那高高挑挑的堂妹——文小凤。他去请大夫,他的堂妹在厨房里忙着烧水。打了针服了药,她就迷糊睡过去了。这会儿丈夫会到哪里去呢?

她和文廷易自幼青梅竹马、同窗共读、耳鬓厮磨,对他的家底了如指掌。他的远亲近戚中,哪有这么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风骚表妹。可是文廷易竟然将她领回家,堂而皇之地介绍给她,还说文小凤现在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,权且在家里住一段时间。

一列火车呼啸而过,在静夜里显出惊天动地的声势。汪玉芸心中陡然间升起了去寻找丈夫的愿望。她支撑着起床,发觉自己并不十分晕弦,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壁慢慢往前走。走到文小凤住的屋前,门上方的玻璃上透出灯光,她的手抖索地握住了门把,心便“咚咚”地跳起来,不知屋里会是怎样的一幕?

她把耳朵贴在门上,突然,刺得好耳朵生疼心脏生痛的喘息声传了出来。

原来,就在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,文廷易坐在书房里,像模像样地看了一会儿书。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妻子的床前。汪

玉芸的脸蛋有些发白，眼角的鱼尾纹直入鬓角，青春、美丽已经离她远去。“哼，你比小凤差远了！”他在心里想。他用手轻轻地抚弄了一下她耳旁的发丝，汪玉芸没有任何反应，鼻孔里传出微微的鼾声。文廷易见妻子睡得很死，便转身出来。来到文小凤的房门前，门开了一条小缝，柔和的灯光从门缝里漫出来。文廷易轻轻地推开房门，他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。文小凤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粉色纱裙斜躺在床上，薄纱下的两只小玉兔见了她一起一伏的，似要奔走，而小腹下那一方曼妙的所在，像春天的山野，生机勃勃，春意盎然，特别是那双媚眼，顾盼生辉，含情脉脉，像两把无形的勾子，勾住了他的心，勾住了他的神，勾住了他的魂。“傻瓜，还呆着干什么？”文小凤柔声一叫，似莺啼燕啭。文廷易才像魂魄归了身，一下子扑了过去。烈焰从两个人的躯体里喷礴而出，腾腾地燃烧起来，像要焚毁一切似的。他们拼命地紧紧地抱住了对方，寻找着一切可以挽救自己的力量。起风了，狂风怒号，大海上波翻浪卷，两人的身体变成了一叶扁舟，在浪尖上，在波峰里拼命挣扎。他拉着她，她牵着他，他抓着她，她扯着他，鼓足了力气，在大海里奔突翻飞，一个声音说：我要把我的一切交给你！另一个声音说：我也要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。两个声音说：那让我们共同达到快乐的顶峰吧。过了一阵子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大海平静下来。春日的阳光倾洒在原野上，漫进他的心坎里，他们如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，赤条条地纠缠在一起，就要沉入梦乡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汪玉芸猛地推开了。

汪玉芸此时气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颤抖起来，嘴里要想骂，却又说不出话来，要想打，浑身使不出力气。文小凤一扭腰，把文廷易放孩子似的放在床边，坐起身，用另一只手将头发从汪玉芸手中拨出来，跳下床拖着鞋进厕所去了，厕所里响起“哗哗”的水

声。文小凤走转来说：“大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汪姐既然来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俩口儿了，我过你们那边去睡。”“踢踢达达”走出去了，还“乒”地替关上了门。

吃完早饭，文小凤说：“劳驾，进去帮我把包和化妆盒拿出来。”

文廷易说：“她睡得死人样，你自己去拿。”

“我就要你去。”文小凤娇嗔地瞪他一眼。

“你不是鸭子嘴壳一样硬么！也有胆怯的时候。”

这话说中了心病，文小凤的脸唰地红了。她想抢白两句，文廷易却已走出饭厅，抛给她一句话：“那你就洗碗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文小凤娇喝道。

文廷易回头，向她悄然一笑，直往卧室走去。

文小凤坐在饭桌上，对着爱。文廷易收拾好锅碗，开始拖地。文小凤发话了：“你不要挨时间好不好？马上到上班时间了，你陪我到染纺厂去把账结了。”

“今天上午不行。”

“你昨天答应了我的。”

文廷易直起腰说：“昨天晚上你会躲，鹊巢鸠占睡了好觉。我却被她缠着一刻也没有安宁，她又哭又闹，吵着要离婚，还说要去找部长。广播响了时，她才睡去。今上午我敢出门么。”

他一直软语温言陪不是，又认错，又下保证，一定将文小凤撵出去，不准再进入家门，方才哄得汪玉芸妒火稍减。

“她离婚不是正好么？你说过愿意和我在一起的。”

“小凤，我是党政干部，而且又是组织部门的……今天下午，你也不要再回来了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安顿我？那天晚上，你信誓旦旦说会把一切给我

安排好,你该不会不认账?”

“我当然认账。你到城边的居民区去租一套房子,到家具商场买点必要的床、桌子、椅之类,请搬运工安好,我给你批成预支业务提成费。明天我们再去染纺厂结账。”说罢重新埋头用力拖起地来,拖帕就在文小凤脚边来回绕。文小凤转到身后,照文廷易的腿肚子狠踢两脚。文廷易压抑地叫喊一声“唉哟”。

文小凤的高跟鞋放肆地敲打得水磨石地面哆哆响,将门摔得惊天动地。

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很多,文小凤轻而易举就租到了一套一室一厅外加厨房厕所的房子。

文廷易这一天,表现得十分殷勤,端茶递水、连牙膏都挤好递到汪玉芸手上。到了下午,汪玉芸有了精神,出门去走了一圈,回家时文廷易已煮好晚饭,炖了元子汤等她,十分体贴关怀。汪玉芸就是不理他,上了床,紧紧裹着床单睡在床角。文廷易一夜没趣,第二天仍旧早早起床,早饭、开水、热水一样样张罗好。汪玉芸今天要上班了,前脚走,文廷易就赶到染纺厂。财务上说厂长出差去了,要批了条才给结,问厂长几时能回?说三五天。这时文小凤也来了,邀约他去她租房那里看看。文廷易心里想去,但脑子里的那道阴影总是挥不去,推说金店有事,要去处理一下,便匆匆走了。

当初开这个金店,求部长本不同意,是文廷易极力主张的。他的同学、死党人民银行管货币发行的徐处长,给他说,中国黄金珠宝市场和外国相比,基本上还是零,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,这个行业更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,谁先开垦就意味着谁有大收获。求部长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彻底放开,还以为佩带黄金珠宝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始终不予表态。时间才过去了一年,城里就出现了三家金店,文廷易三番五次请求,求部长终于默

许。迄今金店开张一年有余,赚的钱不多。金店的经理米一花说:“文总,我们这个店太背,如果在热闹地段,生意准好。”文廷易对米一花有着言听计从的习惯,但惟独在这件事上,他虽然不住点头,却始终没有行动。米一花几次追问,他都笑笑说:“缓一下,缓一下。”其实他是怕求部长那里批不准,繁华商业区开店固然好,但投入太大,控制在十万元以内。有钱赚适当多赚一点为最好,目的是部里用钱不打紧,但不宜赚得太多,否则就成了纯粹的商业公司。只是求部长有一条硬性要求:就是绝对不能亏,亏了没有钱填窟窿。

文廷易来到金店。米一花笑着招呼:“文总视察来了!请坐。”另一个女服务员小周也笑着问:“喝水么?文总。”

文廷易瞧瞧小周,又看看米一花,心里就“格噔”一跳,这都是两个美人儿。小周高高挑挑的身材前挺后翘,白白嫩嫩的脸上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。米一花丰腴饱满,面若银盆。有一次出差购货,晚上住在宾馆里,文廷易想洗澡了,突然想起两张房卡全在他房里,便扭开隔壁的房间送卡,米一花正在洗澡,那全身如同一具脂玉雕塑,白得无一丝暇疵,文廷易当即血往上涌,扑上去抱住她,平常憋在心中的话就冲口而出:“肥环一枝花,我要你!”他一阵猛搓狂揉,给米一花擦干了全身的水,推着她出了卫生间到床边,米一花突然哭了,连声说:“不能!不能,文总,我是比你年龄大的女人,丈夫对我好,儿子也乖,又聪明,我不能侮辱他们!”文廷易满骨子里的欲火顿时被浇灭,他忏悔地说着对不起,给米一花一件件穿好衣服。那一晚,他们谈了很多很多,米一花说其实她也很喜欢你,你有文凭,人又年轻,又能干又有魄力。不像她家老武,蔫哥一个,三天不打雷,五天不下雨,拧不干,淹不湿,磨子石也压不出一个屁来。因此只能在老干处当个副处长了。好在他对人总是一副菩萨心肠,她这辈子认命当个贤妻良

母。但厂里她是再也不愿意回了,纺织女工夏天那个热,冬天那个冷,辛苦劳累是党政干部们都根本无法想象的事,铁心跟着文总干。米一花的男人和文廷易都在一个部里,文廷易当时要找两名素质高的营业员,武副处长来推荐他老婆米一花,说在纺染厂上班。文廷易当时不置可否,然一见人了,立即心花怒放,索性把另一名营业员的选择权也给了她。米一花就带了小周来,说是她的同事。那一晚上,他们约定:此生结成姐弟,互相帮扶,但关系只能他二人互相心知肚明,绝不让第三人知道。

文廷易刚一坐下,米一花就指着柜台里的货盘说:

“文总,我们是不是该增加一点花色品种了,你看,除了耳环、戒指还有啥?你到人家那些金店去看看,尤其是人家宋志召那里,那各种款式看得人眼花缭乱,生意怎么不好?”小周立即附和道:“是啊,文总,你多进点货,生意好点赚了钱,我们脸上也光彩。”

文廷易扫一眼柜台,用劝慰的口气说:“不要着急,就算不赚钱或者亏了本,田里损失地里补嘛!我这边的生意肯定是要赚钱的。”

“那我们这个不是成了吊命生意了么?”米一花不解地问。

文廷易只得说:“好嘛,好嘛,争取嘛!”

他出了金店,总打不起精神到部里去。早早回到家里,煮好饭等汪玉芸。尽管他极尽殷勤,到了晚上,汪玉芸仍是不愿和他亲热,有时他故意低声下气像心肝么儿要奶,逗得她不得自控。汪玉芸却冷冰冰地当头一句:“你和你那本家堂妹不是也这么轻薄么?我想着就恶心!”文廷易便像被菟头浇了一盆冰水般从头凉到心里。

一连几天无趣,汪玉芸见他老守在家里伺候自己,反替他操起心来:“大男人家,该把自己的工作干好,不要辜负了领导的希

望。”

文廷易借机下台说：“明天还要出差，你可要多保重了。”

明天他要去结账，厂长今晚上回来，明天一早领了钱，他和文小凤到南中去发坯布，又可快活几天。

一路上两人摩肩叠脚，又互相约定装好坏布回去在一起好好快活几天。谁知坯布装好要发车了，文小凤却赖在南中不愿启程。她说另有要紧的业务急需她留下来处理，实在不能跟文廷易上路。文小凤是当着办公室的人说这些话的，文廷易枉自有满腹怅惘，却说不出口，只好孤孤单单的押车，快快不乐的返回。交了货，想起回家也没什么意思，不知不觉又到了金店门口。店里坐着两个中年男人，米一花看见他，对那两个人说：“我们文总回来了，业务上的事和他谈吧，我们作不了主。”

两个人赶忙站起来，互相握了手，递过名片。文廷易看上面印的是：高原地矿黄金珠宝首饰厂销售经理梁旭东，另一个也是销售经理任召令。三个人互相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梁经理打开密码箱，端出几盒首饰来，有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翡翠吊坠、戒指、项链、耳环，文廷易到重庆购了几次货，已经有了一定鉴赏能力，知道这些货都比米一花她们正卖的货要好许多。

看了货，又谈了一些业务上的事。文廷易兴趣陡增，邀请二位经理吃饭。三人均是好酒量，你来我往互相敬酒，海阔天空谈商论贸，梁经理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文总，你搞珠宝首饰，路子非常好，只是你那店有点偏，如果在商业闹市区，我们支援你一批货，保证你生意好。”

文廷易本来喝得浑身燥热，此时听了这话，心里更加发热，说：“我们干脆联营。”

任经理说：“联营也可以，但具体怎么个联法，要商量个细则，好回去向老总汇报。”